

世相百态

万宝全书不缺“角”

■陈茂生文

如今有此一说:出门不带手机如同“裸奔”,于是放眼街上“带”机靓招目不暇接。

最时尚的是“背”,斜跨一根精巧细带,眼拙的以为是个时尚坤包,适应人群宽泛,可以是妆容精致的少女少妇也能是个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;次时尚的用宽宽的编织带吊在脖子上,多见于公司白领,所以带子上满是企业标志,刚出现时很“娘味”,如今透着职业的中性;再传统的置于上衣内侧袋,方便又低调但到夏天就有点难;而放在臀后外侧袋露半截,多半显摆

或引诱“三只手”上钩,在“魔”与“道”的比拼中风险不小。

很是钦佩手机设计者,不论怎么个“带”法,都能正确辨识步行、骑车或驾车的不同状态。只要步行就能自动计数然后每天汇总,再用步数换能量,积攒一定能量就可在偏远沙漠地区有一棵自己名义的梭梭树,在健康与环保间构起良性互动,引得参与者无数。

坊间习惯用“上下”标志价值区间。譬如“上得了厅堂,下得了厨房”是评价为人父、为人夫与为人母合格与否的重要指标。厅堂通常待客,虽光说不练但能展现知书达理的温婉大方、举止得体;下

厨房就是只练不说,切配煎炸十八般武艺轮番展现,用色香味点缀门面也能惠泽家人。

说手机“上得了床,下得了茅房”,完全写实绝无夸张。

虽然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”,但手机不在其列,因为聊天不可中断、游戏瞬息万变,茅房也成了战场和厅堂。那过一关更有无数关的游戏,半卧似乎是最佳状态;扯完侃累了,关灯便分分钟“呼呼”,此时的手机在卧榻之侧插上电源默默地补充能量。

手机问世,初时“以大为美”,浑号“大哥大”显得很社会;随后“小巧怡人”,置于贴身内侧袋,宛如温馨小秘书;如今“环肥燕瘦”各自随意,更如“道器相辅”那般,自动剔除病毒,拒绝黑客入侵,洁身自好,可谓之曰:“万宝全书”不缺“角”。

咬文嚼字

余光中和诗的乡愁体

■葛乃福文

余光中的《乡愁》诗不脛而走,不少人读过甚至还能背诵。他是按时序来写的,“循规蹈矩”写出了诗人对大陆的拳拳之意。

该诗写于1972年1月21日:“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。//长大后,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,我在这头,新娘在那头。//后来啊,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,我在外头,母亲在里头。//而现在,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,我在这头,大陆在那头。”2007年3月29日余光中又续写了这首诗的如下四句:“而未来,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,你来这头,我去那头。”

有人将它谱成曲,也有人将它改编成曲艺来演唱,脍炙人口,喜闻乐见。于是有人模仿它,藩衍出了“乡愁体”。

这诗之所以流传得广,除内容因素外,和句式整饬也有关系。诗分五节,每节四句,以人生的几个特定时期,以五个连接词“小时候”、“长大后”、“后来”、“现在”和“未来”串联成篇,好读易记。此后诗人陈鼎环将这首诗用旧诗形式来表达,倒变得易读,但较难背诵了:“人生多怅失,岁岁是乡愁。少小离家去,亲情信里求。华年思怨妇,万里卜行舟。未老慈亲逝,哀思冢外浮。而今横海峡,故园梦悠悠。”

我曾见到过多首“乡愁体”诗,例如《我与祖国》(刘桂荃):“小时候/上地理课/从此,知道了/祖国地大物博/有长江,黄河/富饶美丽/我是他的炎黄子孙/我为他自豪,为他骄傲//长大后/更体会到/我们祖国似花园/花园里

的一草一木都可爱/我是一株小草/让阳光温暖照耀/同时,吐出我的清香//到了中年/走南闯北,浪迹天涯/大海波涛,咆哮/小河流流水潺潺/我在急流中/奋进/在平静中/安详//晚年了//八十有余/祖国70华诞/小草啊!宛如一株不显眼的长寿花/在繁花似锦中/静静地绽放。”

我还读过一首《一块高耸的碑》(刘新宁,载2018年1月23日《杨浦时报》),作者用乡愁体诗来怀念2017年12月14日谢世的乡愁诗人余光中,读来情意真切:“小时候/你的诗是遥远的云/在天边泛着七彩/我带着懵懂阅读/也带着崇拜//长大后/你的诗是一池绽放的红莲/摇曳着美丽也闪烁着光华/我欣赏品味/谛听着沉落的蝉鸣升起的蛙声//后来啊/你的诗是一抹浓浓的乡愁/在故土在人间/在有水井的每一处流连/我咀嚼沉思/共鸣了一个诗人的情感//而现在/你的诗已化作永恒乐章/在天国的夜市上展出/如坚挺的碑文/宣示着不朽的存在/你则是一个望乡的牧神,久久凝眺/世间所有的乡愁/都折射在你的余光中(诗里)”。

光阴荏苒,诗人余光中谢世已三周年了,他曾说:“大陆是母亲”“中国,最美最母亲的国度”“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”“蓝墨水的水上游是汨罗江,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”……我们记住了他的《乡愁》,记住了他对祖国的虔敬礼赞,也记住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弘扬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童心天地

元宝智取小饼

■任斌越文

外孙元宝已二十个月左右了,当他能进辅食时,我给他买了某品牌的水果型泡芙,一只只星型的小饼,在他哭闹时哄哄他。小家伙十分喜欢吃这带有水果香味的小饼,每当你拿起蓝色的小罐子,拿出一只小饼放到他嘴里时,他立刻眯开眼笑,不过元宝母亲不让儿子多吃,说吃多了影响主食的摄入。

平时我女儿上班,小家伙就由俩亲家轮流带。有一天我突然发现,还不到二岁的小家伙,似已会运用自己的小智慧,丰富自己有限的表达方法。

我因患糖尿病,按照医生少吃多餐的叮嘱,下午会吃一些点心,如海苔麻花、粗粮饼干等。每次我吃点心时,元宝总盯着我手中的食物,表现出想分享的渴望。我见他那副馋相,免不了怜爱,就对他讲,这个元宝不能吃,等会外公给你吃小饼。他一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。我吃完点心,马上给元宝吃了二颗小饼,并得意地对他讲,外公说话算数的哦!

过了几天,又到了我吃点心的时候,我拿出一小袋绿色的海苔麻花,拆开包装时,正在旁边玩玩具的元宝突然扔下玩具,走到我跟前,朝我嘿嘿笑着,亲热地叫道:“外公、外公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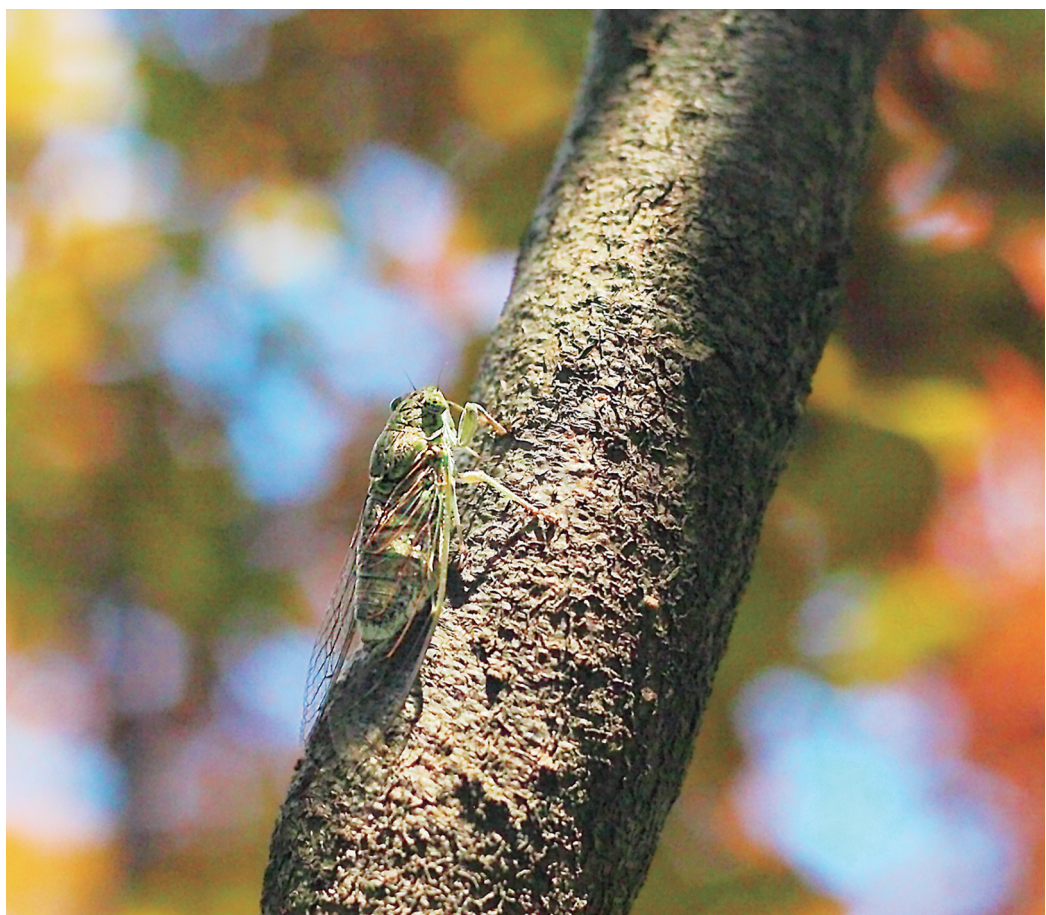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拆开的麻花让他舔了一下,问他好吃吗?只见他旋即竖起两只大拇指,意为棒棒!并露出赞美的真诚神情。我说你又不爱吃,舔一下就知道味道好啦!他笑着,脸上漾起调皮的笑容。结果没等我吃完麻花,几颗小饼已落入元宝嘴里。

后来,我每次吃点心时,给元宝吃小饼就成了习惯。每到下午三四点钟,我们祖孙俩就坐在沙发上,我吃我的海苔麻花,元宝吃他的星型小饼。我享受着外孙的亲昵,元宝享受着小饼的美味。

有一天下午,因琐事缠身,我忘了吃点心。元宝突然拿了我的海苔麻花过来,嘴里叫着外公,将麻花塞到我的手里。我拿着麻花,见外孙这么关心人,有些小感动,不由将他抱了起来。元宝却挣脱着从我身上滑下来,拉起我的手,朝餐边柜走去,然后用手指着柜上放小饼的蓝色小罐,向我示意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是他自己要吃小饼了,在提醒我呢!

我刮了下元宝的鼻子,拿起蓝罐子,打开盖子,问元宝,你要吃几颗啊?他伸出三个小指头。我说把嘴张开,然后拿起一颗小饼扔进他嘴里,又拿出两颗让他捏在手里。

元宝心满意足。小鬼头门槛蛮精,知道动脑转弯,来取得自己想要的食物。



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 ■钱政兴

意犹未尽

“先进”之幸

■周彭庚文

我一向长得比较“先进”,跟比我大两岁的哥哥站在一起,人们都以为我是“哥哥”,他是“弟弟”。近两年更是“进步迅速”,当初由一头黑发演变成黑白相间的“二毛”,并不是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,而是前后花了10年时间。但由“二毛”成现在的纯白,只用了两年。而且,白得彻底,偶现一两根漏网的黑发,便很难藏身。所幸的是,“发兵”虽大量减员,不断退缩阵地,但重兵仍坚守顶部,散兵勇勇驻扎三面悬崖峭壁,只是本就外突的额头,显得更为宽阔平滑。不像有些朋友,太过决绝,“发兵”殆尽,顶部失守,光秃秃的峭壁寸草不生,理发师亦失去用武之地。然此举虽可获聪明绝顶之誉,且无藏污纳垢之虞,也免“地方支援中央”之

烦,省心,但毕竟缺了点儿应有之物,不免遗憾。

“心灵窗户”的巨变也令人感慨。在下垂眼睑和沉重眼袋夹击下,眼睛不眯也已成缝;躲在镜片之后,虽没隐身却难觅其踪。好几次,我睁大眼睛盯着荧屏,全神贯注看节目,妻子推推我:“别睡着了,小心着凉。”我没辩解,顺势“哦哦”两声。妻子对我的“监督”是时时、处处、事事,她的责任心强!我是何等之幸!而且,妻子为我受的“委屈”太多了。

那年,我们乘游轮旅游,结识了一对福建老夫妻,几天相处,颇为投缘。临别时,老夫人看了我一眼,用羡慕的语气对我妻子说:“还是‘老夫少妻’好啊。看他多会照顾你。”妻子一笑回之,未置可否。或许她是懒得解释了。记得那次他们黑龙江“插友”聚会,无论她怎

么解释,插友们都不相信我仅比她大一岁,认为她是傍了个“离休干部”。每次去共青森林公园,我不用掏出“老年卡”就可以长驱直入,她总要被叫停看“老年卡”。此时,我可以出口气:“我的‘脸面’多大,省掉多少麻烦!”

发白容憔,虽有时不受人待见,成为“动作迟缓”“纠缠不清”的代名词,所幸“心”未随面容那般“先进”,甚至还有点“滞后”。我总感到心尚年轻,眼光还敏锐,脑子不糊涂,常能爬格子,说些小事情,发点儿小感慨;而且心中有打算,脑中有规划,常定小目标,尽力实现之,何老之有?故而,人说我老我不尴尬,不气馁,不计较。我不因“显老”而自轻自贱,也不自骄自躁。早就“知天命”,习于“耳顺”,虽“随心所欲”,但“不逾矩”,还有什么想不通,看不明,要与自己为难呢?

不教白发催人老,自信人生幸福随。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成于天然,活得坦然,衰于自然,何须多忧。